

开 篇

我这个土老儿在香港也住了十多年了，承香港朋友看得起，把我也算在“上海佬”之列。其实我在上海二十多年，也还是一个土老儿。在香港朋友的眼里，广东以外就有个“上海国”似的，一过了深圳，那边是广州省城，再以北韶关、南雄就是极边。再往北，便属于“上海国”了。其实，上海并没有这么大，倒是古代二千年前的扬州，最大的占置，包括江西、安徽在内，南端也曾到了南安。而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热闹的大城市，也正是扬州，并非上海。至于上海，是在长江黄浦江的交流处一个小港口，三百年前比不上浏河，百五十年前，只敢以苏州相比，夸下口来说：“小小上海比苏州”。至于扬州，实在太光辉了，高不可攀，怎么敢比拟得上？像我这样的土老儿，在上海被看作是“洋盘”。其实“洋盘”乃是“扬盘”之误。土老儿到了扬州，会被扬州人当作“扬盘”看的。直到苏北人在上海被嘲笑的日子，扬州人早把我们“南蛮子”嘲笑了一千五百年了。

一位小姐问我：“你们上海多么大？”我问她：“你是说上海国？上海市？还是上海县？”本市的上海县，也就和宝安县差不多大。后来上海市所说的上海，一部份是宝山县的地区，即如上海北站便在宝山境，有名的北四川路，也是宝山境。到今天，闸北居民，他们上城隍庙，还说是往上海去的。一部分是青浦县境，一部分是浦东，又是几个县的境地。到了目前上海市的地区，可真大得多，包括了上海南汇、金山、嘉定、崇明、松江、川沙、奉贤、青浦、宝山十个县的面积⁽¹⁾，共五

宝山、嘉定两县已于1988年、1992年先后撤县建区，上海县于1994年撤县，同原闵行区合建闵行区。

千八百平方公里，约如广东省的四分之一。不过上海市不管扩展到什么地步 总不会如香港朋友所虚想的‘上海国’那么大。

我这个土老儿并非上海佬，我的家乡离开上海约有四百公里。我的家乡 听不懂上海话 正如听不懂广东话 上海人也许以为我们说的是广东话 有一部分 倒是相近的。“阿拉”也不是上海人的话 那是宁波人的话 宁波离开上海 也有二百公里以上。我们所听的‘上海话’（上海本地土话占的成分并不多）大部分是以苏州话 吴语 作底子的杂拌儿。在香港，一部分泥水木匠倒是上海本地人 说的是上海本地话 和一般人的上海话差得很远的。我们说的所谓‘国语’也是蓝青官话 和道地北京话也有距离的。

我是刘姥姥，在上海、香港这两个大观园中都住了这么久。我也看过赵太爷的眼色，也看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也看过盘辫子的革命，也曾陪了吴妈在厨房里舂米，岁月易逝，就把我所见所闻的说了一点，瞎嚼一番而已。

沪 读 垒

“沪读垒 旧有东、西二城。东城 广万余步 有四门。今徙于江中 余西南一角。西城极小 在东城之西北 以其两旁有东西芦浦 俗遂呼为芦子城。”^① —— 绍熙《云间志》

上海的古代历史，远溯到一千八百年前，那是无疑的。我们且说说晋代袁山松（又名袁崧，字乔孙）为防御孙恩而修筑的沪读垒。以前那位《字林西报》主笔李德立在上海开港五十年纪念的文中说：“现在上海英国领事馆 就筑在古芦子城废址上。”或

本书引文中，有不少均是作者在无法查找原书的情况下，凭记忆而引录，故文字、标点难免有误。读者如需引用，仍以原书为准。

许说得太东边一点。按东西芦浦是吴淞江南岸的支流 西芦浦在曹家渡南入江 东芦浦在小沙渡东入江。可见沪渎垒西城是在现在静安寺东北 夹在两条芦浦的中间 东城则在东芦浦之东 也许近现在的黄浦滩 即古范家浜了(《古城史志》对沪渎垒有几种称法:①扈渎垒,②沪渎城,③芦子城,④袁山松城,⑤袁崧城,⑥沪渎垒。据嘉庆《上海县志·兵燹志》:“古沪渎江大而黄浦小,海寇来犯 皆由沪渎进 故筑两城以防之。后黄浦大而沪渎入海处湮塞 贼不能达 两城遂为废地。”袁崧城在沪渎江边 今为波涛所冲 半毁江中。’到了 12 世纪末年(宋绍熙间)东城仅余西南一角 西城本在西北 更其近江 全已没入江中了。到了 15 世纪初(明永乐间)吴淞江两岸皆平畴茂林 无复有垒 连东城的西南一角也不剩了。清同治《上海县志》:“惟东西芦浦尚存。’后来租界当局填河筑路,东西芦浦也变成断流残沟了。

我们追溯《晋史·虞谭传》:“谭为吴国内史 成帝时 军荒,百姓饥馑,谭乃表出仓米赈济之,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抄。”(公元 326~334 年间)到了晋隆安四年冬十一月,那是六十多年后的事了。《资治通鉴》载:“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孙恩。沪渎垒乃以袁山松而得名。

袁山松除了在沪渎筑东西二垒外,又在吴会镇东南筑有筑耶城。绍熙《云间志》:“筑耶城 在 华亭 县东三十五里 高七尺,周围三百五步。旧经曰 晋左将军袁崧所筑。今遗址尚存。’同治《上海县志》云:“筑耶城 在十六保 晋袁山松所筑 以备孙恩。《通志》作袁公城 今废。”

在筑耶城故址东面 有筑耶将军祠 是祀袁山松的。《云间志》称:“在沙冈(今闵行西渡)有筑耶城 遗址尚存。晋左将军袁崧筑也。有筑耶将军祠 世传祀袁崧云。嘉庆《上海县志》谓乡人称筑耶将军祠为袁将军祠。

华亭、上海、下海

前几天有人开玩笑似地说：“上海、上海，有没有下海？”我笑应之云：“今杨树浦一带便是当年的‘下海’，今昆明路上还有下海庙。”^①据郑宣《水利书》：“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上海县名即由浦名而来。不过，下海浦除了本地人就不大知道了（三十年来，常有人问我：“杨树浦，杨树浦，可有桃树浦？”我说，我当年正住在桃树浦边上。郑洪年做暨南大学校长，在真如桃树浦边造莲韬馆。有“江天小阁坐人豪”联语，所谓“江天”即指“桃树浦”。不过一般上海人不知有桃树浦，正如香港人不知有下海浦也。）

上海亦称“沪渎”。梁《简文集·吴郡石象碑文》云：“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为业。”沪者，渔具也。陆龟蒙《渔具咏序》云：“网罟之流，列竹于海曰滬。吴人今谓之簖。”元郝经营《海轩诗》云：“沪渎山横遗战垒，松江水近足羹鱼。”是则沪渎又以簖得名矣。（《江南通志》：“沪渎城，俗呼芦子城，今无矣。”）

弘治明本《上海县志》（今存宁波天一阁）载：“上海，旧名华亭。当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②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

^① 下海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家工厂所占。1994年虹口区重修恢复，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

本书涉及年份、日期之处甚多，且写法并不统一，如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时，有的括号内是朝代纪年，有的括号内则是公元纪年。为保持文章原貌，编者均未作改动，仅将公元年、月、日统一写作阿拉伯数字，朝代纪年及农历年、月、日统一写作中文数字。

县于镇 隶松江府。泰定三年 罢府 隶嘉兴路。天历元年 复府，仍以隶之。其名上海者 地居海之上洋故也（以上元代）元末，张士诚据有其地，元至正二十七年 1367 年 丁未春正月 知府王立中 归附国朝（明朝）这是上海的最早的地志。

七百年前的上海，只是扬子江口所堆积而成的沙洲，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村镇只有七八条街巷，居民不及一百户。村民以捕鱼为业，家家张着捕鱼的网罟，左近小河浜上，横着几十只小船，水面群鸭浮游其间。黄浦江，有人比之为纯洁的处女，除了芦苇，别的也没有什么代表渔村的情调。

元世祖时（1280 年）有一位李姓知府，看中了这一带渔村，请求朝廷将华亭县的长人乡、高昌乡、北高乡、新江乡、海阳乡等五乡 划归于沪 设上海为县 属松江府 隶江浙行省 辖境东至海南至华亭县境 西至平江路昆山州 北至平江路嘉定州 南北四十八里 东西一百里 这是上海的雏形（弘治《上海志序》云：“上海 华亭一旧镇也。”）

到了明代中叶，上海因交通便利，海运繁密，市面也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街道铺了碎石，商店规模渐大，便成为濒海的城市。可是其地太近海滨，引起海盗的瞩目。那时，倭寇横行海上，到了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年 四月十九日 倭寇侵掠县市 搜刮一空。两个月中，连遭五次洗劫，房屋半成焦土，市民损失甚巨。那时 官民才知道没有城墙不足以防海寇 即筹议筑城，一面征集捐赋，一面纠众助役 相度基址 着手赶筑。那年秋间 倭寇不曾入侵 从九月动工 不到两个月便完工了。据潘恩《筑城记》云：

① 据新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载：“1290 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地大人众 难理”奏请元廷分置上海县。

“新筑县城 周围九里 高二丈四尺 城门分六处 东名朝宗，南名跨龙 西名仪凤 北名晏海 小东名宝带 小南名朝阳。水门三处 东西跨在肇嘉浜上 小东门 跨在方浜上。城雉堞三千六百余。敌楼两座 城壕长一千五百余丈 广六丈 深一丈七尺 环抱城外 通接潮汐。”

筑城既成，第二年正月 倭寇又来侵 大队直迫城下 军民奋起固守 倭寇终不得逞。其后 倭寇几回侵攻 都是这么打退的。这堵城墙，直到三百六十年以后，才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全部拆去的。^①

上海的成长

我曾经提起 近一个半世纪的上海 她是逐渐在伸长 不独上海租界有如波斯魔毯那样铺开去 上海市本身 也在逐渐伸长着。不过“上海”这一实际界限 决没有香港人士想象中的“上海”那么大 却也不像上海土老儿所想象的那么小（上海土老儿 又不是我这个乡下土老儿。北四川路、天通庵路或是宝山路 在我们看来 当然是上海了，可是 住在那儿的土老儿 他们决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他们是道地的宝山人，要过了苏州河，才是上海县界 因此他们到南京路去 就算是到上海去的。这一传统的观念 也不知到哪一代 才会改变过来。

不过 这笔账要从头算起才是。最早的上海县 那是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建立的 地点在宋榷场故址 前上海镇守衙

明朝所筑城墙，于民国元年（1912年）初拆除，仍保留一段，在南市区大境路，1994年修复。

内。^①到了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海市舶司奉命归并到宁波市舶司去;上海县署乃移入司署。便是我说上海故事所说的“上海”。这一上海县署经过了元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灾大加修葺以后,中经六百十五年的长时期,虽经过三十多次的小灾难,大致没有什么变动过。可是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城中呢,只有两件大变动,一件是把明代以来的城墙拆掉,河隍填平了。有城隍庙而无城无隍了。又一件则是旧县署留给司法机关,新县署移到旧提标右营基地,即蓬莱路上了。到了1933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县市分治。上海县的十一市县划给上海市,只留下了八个乡,县署也从城中移到北桥去。所以,在上海住了几十年的人,没到上海县,并非奇事。那时的上海市,已经包括宝山、青浦、浦东的若干乡镇,上海市政府恰好在宝山的江湾镇,和先前的上海县境差了一大截的。抗战胜利,租界已经收回,上海市政府移到前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新的上海市,市政府依然在这儿。可是今天的上海市,就有北京市那么大,有十四个市辖区,还包括十一个县,即浦东、上海、南汇、金山、嘉定、崇明、松江、川沙、奉贤、青浦、宝山,就有半个苏南那么大。即算是老上海,回到上海去,也有点不相识了。

一百年前之上海

——《沪游胜记》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西上高人黄懋材,他从南昌到了

^① 据新编《上海县志》载:上海建县为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上海 先后住了一年两个月 他曾写了一些札记 名《沪游胜记》。我们读了，可以知道一百年前的上海情况。

(1)丙寅三月初六(1866年4月20日)自南昌章门登舟 初七过吴城 鄱阳湖)十八至浔阳(九江)十九日晡 搭婺源轮船(给水脚银十两)明日食顷 过金陵 又明日是时抵上海 途中共二十一日)。沪上本商贩会集之区，自道光末年，西番阑入以来，海舶洋艘 八方辐凑 而财赋殷繁 风俗侈靡 冠绝东南矣。

(2)自小东门吊桥外，迤北而西，延袤十余里，为番商租地，俗称为夷场。洋楼耸峙 高入云霄 八面窗棂 玻璃五色 铁栏铅瓦 玉扇铜环 其中街衢街巷 纵横交错 久于其地者 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 分识道里 街路甚宽广 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

(3)海关监督分巡苏松太兵备道 驻城中。其余文职 则县令学官而外 有海防同治 水利通判及 丞尉巡检等；武职则有游击 都司等。各番酋长则有总领事、副领事之目。其巡逻街市者曰巡捕，手持短赤棒。中外交涉事件则在会审公堂，中委员及外酋同听之 华人不法 照华律科罪 番人不法 亦自治以本国之律。酋长出入，未见有仪卫；闻太西诸国，自王后大臣而外，俱无仪从，出外与平民无异。

(4)洋泾浜夷人租地界，每亩岁纳地租钱一千五百文。闻其征解国帑者，每亩仅六百文，余俱地保与县署分肥也。

(5)城内外建礼拜堂不一而足，华人进教者匪鲜。每日午后讲约 众人环坐听之。七日为礼拜期，一曰安息日 农工商贾 俱辍其业。

(6)夷场人口稠密 凡赁夷屋者 房租而外 另有月捐 即有棚摊子及测字星卜之流，每月收捐银洋二三元不等；以故薪桂米珠 凡日用所需之物 其价较他地贵数倍。迤东为法人租界 正北

为英租界 迤西为美人租界 自此至吴淞口 五十里 道途俱为夷人所买 修治车路甚平整。沿黄浦一带江岸 用大木植椿 贯穿铁条 排列十余里 广数丈。其码头恰与轮船相当 可用马车连运货物到轮船，无须驳船也。

(7)夷场大小戏园 共有三十余所 或男串 或女串 或男女合串。文班则聚美轩、三雅园最著 武班则丹桂轩、满庭芳为盛，园中层楼长庑 结采铺茵。肃客而入者曰案马 伶俐宛转、善伺人意。

(8)沪上人家善养兰。每年四月初间，为兰花会於豫园。园在城隍殿后，一曰内园 有延清楼 湖心阁诸胜 茶房酒肆 及庙前东西二街，摆列兰畹俱满，名香异种，角胜争奇，士女游观杂沓，每至午夜方散。惟朱兰最贵，亲朋相与为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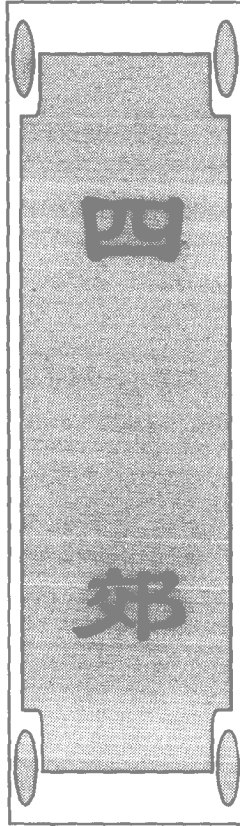
(9)四月初五至初七，西番为跑马会，于城西二里许圈地数顷为马埕 周围树以木栅 栅外浚沟 番人番妇 则于圈人建高台观之 相与置金钱赌胜负。每数骑并发 衣五色服为识别 追风蹶电 亦壮观也。至末日 则演跳沟跳圈之戏 沟广数丈 纵马跃而过之 以纸为圈 人行马上 行至圈下 忽耸身而起 以首触破纸圈而逾之，仍立马上如故，凡连跳十数圈而后止。

(10)丁卯夏 同治六年五月 余将返豫章 江阴章佩翁 无锡薛霁堂拟同游杭州。五月十六日 出大东门 至凌云阁茗饮 阁临黄浦 回顾无际。晚踏月上船。十七 待午潮未至 三人同上岸白相。十八 乘午潮解维 沿黄浦而南六七里 进小港……（他到了杭州，就从浙西回到江西去了。）

黄懋材在一百年前，也算有头脑的文士，我们读他的游记，许多地方，该发会心微笑的。

百年前的上海生活，今人看来，也真便宜极了；那时工资低廉，每人每天只要有三四十文钱，就可过活了。从上海坐脚划船

到苏州 大约三块钱就够了 酒资三四百文。小轿 从县衙门到城内各地 每肩二十八文 来回加倍 到老闸每肩四十文 到新闸新衙门，都是五十六文，到制造局一百十二文。全天是一百七十文。中轿照小轿加倍。挑夫到大东门轮船码头二十文，到老闸四十文 新闸虹口五十六文。其余工匠杂役 大约每工五十文 木匠较昂。厨夫每月工钱三千二百文。——这些生活情况，可供我们参考。



吴淞的开埠

“吴淞一口为长江下流 崇明蔽其外 实七省锁匙。朝廷命宿将督重兵坐镇此间 而近又练成自强一军 自金陵移驻 盖防江即以防海焉。然自上海通商 外洋轮船出入吴淞 为咽喉要路，情形与天津之大沽口 宁波之镇海口 福州之长门 广州之虎门 无异。惟他处沿海有山险可扼 而吴淞之炮台 则在平地 其形势微有不同。第水路虽为通商要道 而岸上未有租界。且地属太仓州之宝山县 又非上海所辖 西商欲于此间设栈起货 格于成例，不克自由。而淞沪铁路工程又未告竣 公司货物必由驳船乘潮水涨落 未能迅速趱期 此西人之心所以必须辟租界于吴淞者 殆为此也。”

——《申报》社评

我在这儿谈上海掌故时 不独吴淞早划在上海市地区中 连对面那个崇明岛也是上海市的卫星县了，在上海的艰苦历程中，上海的受难总是从吴淞开头的。1842年6月 英舰十余艘 由波洛顿领头 进攻吴淞口 英勇的陈化成殉国 昏聩的牛鉴逃窜 宝山陷落 便写出了南京条约 注定了上海的命运。

第一个看想吴淞的，便是英国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一些英商藉口黄浦江淤塞 运输不便 从事建筑吴淞铁路。几经交涉 吴淞铁路由清廷备价向英商收购拆除 到了光绪中叶 英商又以吴淞铁路已拆 陆地缺乏运输工具 而吴淞口外栏又江沙淤涨 重载商船 不便驳运 乃由英领事转驻京英公使 要求清政府开放租界，均未得允许。1897年 英领事又照会当局 声称口外兵舰借用吴淞营地为操场 又经自强军营务处据理驳复。当时英国之外 美、法两国 也有要求在吴淞辟租界之议 而要求最顽

强的还是日本。

1898年三四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乃奏请将吴淞自动开辟商埠，并委沪道蔡钧为商埠督办。督办以下，设有会办一人，并设清查滩地局，凡界内清丈会丈事宜属之。自强军营务处沈敦和勘定开埠地段，北自吴淞炮台起，迤南至牛桥角止，北以泗泾河为界，南以距浦三里为界，自行筑路设捕，作为中外公共商场。开埠工程总局亦于那年9月间正式成立。

可是，吴淞开埠，只造了那几条马路。限于财力，并无进展，而外商投资也不踊跃。又因庚子战后，订立辛丑条约，黄浦江积极开浚，商船进出利便，洋商营业，便集中在上海租界地区了。

从吴淞到宝山

我说过，香港的朋友要把我们算在上海国中去，而宝山县人士，要说他们是上海人，他们就会和你拼命。不过，我们从上海到了吴淞，总还有点都市气息，一到宝山，真的到了古代城镇，清静极了。

依一般人的想象，吴淞已经是海口了，真的要看见大海，还得走一大段路，过了狮子林，到了宝山，才看到大海，那是扬子江和黄浦江会合之处，吴淞口只是在黄浦江的口弯上。吴淞口是一个极大的鱼市集散场，到了吴淞，也仿佛香港人到了香港仔似的。鱼汛时期，满港都是大小渔船，沿江一带，一连都是锚、缆、篙、杆的铁器铺、竹器行，空气中满是腥湿的味儿。大小鱼行都在收购装载，显然是上海的货仓。

海滨（今为海滨公园）先前有一家西式饭店，也可以在那里喝酒吃海鲜，上海人到此郊游，也像到了大埔、沙田。那饭店有

香港的海滨游览区。

如牛奶公司，可以在那儿吹海风听音乐的。

过了炮台湾 到了月浦镇 那便是有名的狮子林了 那儿有一所墓园 长着十几棵银杏树 春夏之际 枝叶茂密 青翠交拥，仿佛狮子的头毛 乃以此得名（“八一三”战役中，有名的“月浦”之战 便是在那儿喋血竟日的。）

宝山县城 城垣如旧 那是清代修筑的 古朴之风盎然（明代的宝山 原在浦东高桥镇左近。那是宋代韩世忠抵抗金兵的地方 从宝山、吴淞 到真如、南翔 在南宋都是兵争之地，有名的黄天荡之战 韩世忠早在这一带和金兵不断接触 到了镇江 进入最后的决战的。因此我们看上海的史绩 每每会碰到韩世忠的军事遗迹的。）

现在的宝山 南宋时也有—座镇海楼 也叫鼓楼）遗址在城中中央街 如今 遗址已不可见了 东门外临海 浩浩江流 到此入海 古代也可在这一带看海潮。远望浦东 渡海便到了高桥、川沙、金山各地。六百年前 海运中心不在上海 倒和海盐、杭州呼吸相通的。

游罢吴淞 回到上海 而今火车、公路车非常便利 古代是坐船溯江而上 另有风味（上海人 夏夜也有浮舟游江的兴味 只是江轮到了口上便回航了。）

真 如

——真如寺

上海附廓的市镇，东边的江湾，西边的真如，都是最相近的 只有十二华里 洋人当然不懂得佛语 所谓“真如”在买办文